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皡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

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
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
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
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
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
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襃周公之
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
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
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

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孔疏 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

就封於衆、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濆弒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衆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衆、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始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

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大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

麟按豐氏正說云○伯禽○號魯公○卒○弟煬公熙立○是無考公酋也○魏公讚○正說作魏公費○武公款○作武公數○孝公子與

睦○作弗涅○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為桓公軌所弑○桓名亦
不云允也○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毋哀姜及公子慶
父弑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啟○又弑之○公子友立閔公兄
申○是為僖公○固有種種之不同○考補則又云○伯禽○一曰禽
父○在魯公位五十三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
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十
懿公九年○伯御十二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
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
襄公女○閔公○哀姜娣叔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

所出○在位三十三年○○今據子洽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
晉玉則云○名孰○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數本古敖字○啟之
為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湟○豐氏作弗湟○必豐氏是○疏云○閔
公立其卒○此立其卒三字亦誤○當○是○二○年○卒○也○類考引詩
史前編云○桑公三傳至幽公寧○弟魏公潰弒之○費○當作潰○
而三傳即有考公○解一戴矣○然幽之與幽○又孰戾與○豈謚
法無幽公○而詩史前編者又長與○晉自伯禽至傳十九世○
被弒者接踵○然柱潰乎始之矣○時無封之者○故朱子謂周
綱陵夷自貽王○原本之論也○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括前六句）由其立心之遠（帖後二句）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鄭箋、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

孔疏、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謂鞦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駉駉然、是馬肥之貌耳、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兩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黄白皇、舍人曰、黄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黄、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秦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黄白皇、謂黄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黄而赤色者、直明為黄明矣、故知黄騂曰黄、騂者赤色、謂黄而雜赤者也、

疏義以之篤車〇則彭彭然〇

大全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惟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可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寫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說通薄言○略舉之辭○略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疆○非必為馬也○萬事通焉○思馬斯臧矣○臧即彭彭也○下放此○

麟按古義○馬野者○馬韻○餘俱陽韻○彭集傳叶鋪郎反也○前駉駉至彭彭○三句一連○六句一截○後二句另一截○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孔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其所以異也、

古義、毛云、蒼祺曰騏、孔云、祺者、黑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黑、今

之驄馬也、

騂按集傳○才○叶前西反○古義騂騏以下○支韻○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衛言坰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又云、白馬黑鬣駱、郭璞引禮

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謂馬之駿也、其騂雄、爾雅無文、爾雅有騂曰駁、騂馬黃脊騝、則騂是色名、說者以騂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駵馬、故為赤身黑鬣曰駵、即今之騂馬也、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

古義、驒、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駱、爾雅以為白馬黑鬣、說文云、馬白色、黑鬣尾也、韓詩及字林以為黑髦、髦者鬣尾之謂、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秋春駱鍵、故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

孟春駕白駱凡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駵本作騮說文云赤馬黑毛尾也羅願云月令五時駕馬而駵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騂中央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毛云黑身白鬣曰雒孔謂此義未知所出愚按雒乃鳥名即鵅鶹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

韻按集傳繹斁並叶弋灼反古義駱雒以下雜韻

〇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

曰驛、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袪袪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釋文駉、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有魚如字、字書作騡、字林

作驔、音並同、

孔疏釋畜云、彤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璞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為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

六帖思無邪是本子〇凡思出作正〇便無厭斁〇便不淫近〇舊說如此〇看來亦未必然〇為此說者〇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〇遂欲歸

重此句給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誘人看場○可笑之甚也○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辟如清泉於此○或為羹○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醨○便作水看成也○

古義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今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推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於周○正謂此也○

麟按 集傳○駁○叶洪孤反○邪○叶祥余反○古義駁魚以下○魚韻○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疏義詩人正道燕飲之事。非美其人之乘黃也。但言乘黃為起語。而疊用駜字。與在公二字相呼應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令以始以下。則頌

禱之辭也○

〔麟按〕明明明辨治○依通解飲酒威儀遑說為正○若依本義○及疏義○云脩明職事○雖較冠冕○都○與○下○在○公○飲○酒○在○公○載○燕○語○事○不○稱○兩鷺字○上鷺羽○下如鷺○注明醉而起舞○又非舞者舞字○正謂君臣○故下曰于胥也○集傳○明○叶謨郎反○下○叶後五反○古義黃明○陽韻○下舞○學韻○六帖云○末句猶韻收○古義亦云○結句三章同文○不用韻○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古義‖牡酒○有韻○飛歸○微韻○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令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令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孔疏‖釋畜云、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

‖通解‖在公明明○飲酒○載燕○俱重○君一○邉○言○

麟按集傳○有○叶羽己反○古義駽燕○霰韻○有子○紙韻○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毛傳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鄭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

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

孔疏釋詁云、肉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形如璧也、圓、所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詩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謂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御觀者、謂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墻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威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無墻院、故得圜門觀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爲名、則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疏義、此在泮水、見魯侯之來、故前陳其事、而就用采芹藻茆○爲相應之語也○

大全本草曰、水斳、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安成劉氏曰、首章

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濟

濟之事

【辭按】無小無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

焰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章法四句截然前五章於第五

句各作一紐大約與大雅文王第二章以下規制相似集傳旂

叶其斤反疏義大全茷叶蒲害反歲叶呼會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蘇傳　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呂記　曹氏曰猶夫子循循然善教人也

大全　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

纂疏　集傳昭叶之繞反

（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

尊茱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孔疏 在泮飲酒、謂名先生長者。與之行飲酒之禮。

蘇傳 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頌公之難老也。

嚴緝 曹氏曰、醢人有茆菹麋臡、以爲朝事之豆、

通解 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古義 茆宜蘸鮒鯉爲美、又宜老人。

麟按釋文。茆音卯。徐音柳。集傳老叶魯吼反。古義有韻。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疏義祖以烈稱。則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文武之德以昭格之。則能重夫繼述之孝。而福自我致矣。此正以起下四章之意。

麟按此章以下。亦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安成劉氏注。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不可依。○古義。德則。職韻。武祖祜。麌韻。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詠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孔疏、馘獲也、謂臨陣格殺之、取其耳也、因生執而係虜之、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采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

【案】鮮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詞。非有實事。

【疏義】上章之傳例。因欲懷而爲起語。此章之明明。以明明德而爲起語。以德服人。暴疾未必有此也。祝頌之爾。

【大全】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其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矣、

【講意】因淮夷世爲暴患。故此下皆頌服淮夷之事。

【六帖】既作泮宮。則受成有其地。獻功有其所。○王制注、受成決其謀也、下四句。重獻功。不重得人。

［說］通作泮宮而淮夷服○非必以文治也○形容氣象改觀之詞虎臣四句○正言服淮夷之事○

［釋］按集傳○服叶蒲北反○陶叶夷周反○古義德服韻○亦職韻○陶因尤韻○皋陶○字或作咎繇○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遏也、東南、謂淮夷也○烝

［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釋］文狄、遠也、

疏傳古逖通、

義斷王氏曰、揉而逖之、○李氏曰、其並進而斷獸也、烝烝然、其合衆而爲大也、皇皇然、揚、輕揚也、○吳、解見綠衣、○嚴曰、訟、訟也、○無有告於治訟之官者、無爭訟也、○唯在泮宮之內、獻其馘功而已、○

辯按集傳、南叶尼心反、○古義心南、○便讀、○皇揚、○陽韵、○功東韵、○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

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
獲矣、
鄭箋、徒、徒行者、御、御車者、
蘇傳言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
是皆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
麟按本字○子由說盡○集傳說終○稍異○然○無○不○內○有○盡○字○也○孔淵
不逆○大全王注○言無復作慝而順以服○當定指淮夷○不指魯侯○
古義○餘搜○尤顏○數逆獲○陌稍○
○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孔疏、會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總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荊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令云南金、故知南謂荊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洎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

龜象。其國不易荊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衆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伐而克之。整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

疏義 鴟鴞、惡鳥也、而懐我以好音、淮夷惡類也、而來獻其所有、則化惡爲善矣、

通解 翩字與憬字相叶。

古義 黮、說文云、桑葚之黑也、葚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爲美、爲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象齒、禹貢荊揚二州皆有之、

麟按 蠙珠、洎魚之洎。書本作暨。蔡傳。及也。蠙蚌之別名也。珠爲

服飾○魚用祭祀○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益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尚在第三章○)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

種百穀、

孔疏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

之事○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稙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略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

呂記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

徵釋閟宮止為僖公能脩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

通解黍稷重穋三句是自己稼穡即誕后稷之穡一章之謂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謂

麟按此章閟宮二句一連○赫赫三句一連○無災二句一連○此七句一截○古義○灰韻○是生二句一連○黍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國二句一連○此六句一截○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職韻○有稷二句一連○奄有下土二句一連○此四句一截○古義○語韻○奄有下國○指其所奄之國言○奄有下土○指其所牧之地言○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

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疏義敦商之旅、猶言斂紂之師也、此言武王諸臣、而周公在其中、

古義曰克咸厥功、所以為受封張本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於魯、命為魯侯也、爵之為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啓、非七十

里五十里則等倫矣、為周室輔、見與國休息之意、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功○叶居古反○前四句○以王商為韻○後十三句○以緒野女功子輔為韻○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

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
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
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大全曹氏曰、周常言日月爲常、王建之、交龍爲旂、諸侯建之、僖
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
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則過
奐、○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僖
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

古義山川謂境内之山川也、方一里爲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之土田者也、詩云、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季氏云、顓臾昔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昔之附庸也、邑棲須句亦附庸、徐云、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魯之郊祀與大嘗禘、不知其所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

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
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
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
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
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
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
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
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爲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楊慎云、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況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昔

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與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昱○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象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

麟按如上說魯之郊祭不出於成王之賜甚明○然即以為成王

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陪說魯蓋自張其特
典章連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龍旂二句斷依仲常詩說予
先六帖羽明詩通主郊祭說明堂位既有乘大路旂十二旒日
月之常祀帝於郊之文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於
郊也六帖又云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證且歷觀兩漢以來詞
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與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
則纚纚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但詩既云龍旂而不及
日月則依曹氏說不添爲互蓋建龍旂以別日月期孟春以異

冬至猶是僭禮之中小下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其陪祀語氣則云我公平日嘗舉郊祭龍旂六轡儀衛甚都矣今僭廟而廟祭又能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是故皇皇后帝以主之皇祖后稷以配之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而周公與皇祖亦將來福女也既字亦字柳楊本甚明亦不必郊廟平說以失大指集傳多叶章移反古義東膚東韻子耳紙韻忒稷職韻犧宜多支韻祖女語韻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

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
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
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
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
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
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
大古之羹、涪煑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
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

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顔公
壽與江陵等而爲三也、
孔疏、更說、廟、祭、之事、將於秋爲嘗祭、夏已楅衡其牛、其所、養、者、
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尊、將將然而盛美也、
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大羮鉶羮、
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
執干戚而爲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僖公
於是有慶賜之榮、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滅
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

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如岡如陵也、○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箋以楅衡為一、文十二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謂赤特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

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大羹鉶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房與籩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惟俎耳、故知大房、半體之俎、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稱房也、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言禘郊乃有全烝、宗廟

之祭、唯房柔耳、特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是俎載半胖之事也、洋洋、舞者之貌、魯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者衆多、

殽絆爓、徐廉反、字亦作燖燂、湯中瀹肉、萬舞、二舞之總名、奕以爲干舞、今不從、

大全孔氏曰、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

通解牛觸則觝、故楅衡以止其觸、毛炰之豚、封人注、爓去其毛而炰之、以備八珍也、胾切肉、曲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注、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

六帖通且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〇舊以俾爾六句、對三章二句、詳文勢〇則各四句爲截〇不爲二句屬下〇止與岡陵相似〇

〔 〕麟按集傳〇衛〇叶戶郎反〇叟〇叶盧當反〇慶〇叶袪羊反〇六帖通章一韻〇古義嘗衛剛將黃房詳慶昌臧方常〇陽韻〇崩騰朋陵〇蒸韻〇

〇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

予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懲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

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

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孔疏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繩此朱英綠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貝飾冑以朱繩綴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膺當之荊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

大全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

數之畫合也、○安成劉氏曰、縢如緄縢之縢、○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胄謂兜鍪、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朱綅、赤綫也、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荆、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

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麟按集傳前一段、乘叶神陵反、弓叶姑弘反、綅叶息稜反、與滕增膺懲承俱一韻也、後一段熾富背試大艾歲害亦俱一韻、然前段以各三句為一連、一二三與四五六以車徒平對、七八九總承、後一段仍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亦平對、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大全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廬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博縣有龜山、蒙陰縣有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

山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麟按古義○巖詹○覃韻○蒙東同功○東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〇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羅氏曰、地里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古義、按鳧繹皆鄒地、鄒古邾國、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即此嶧也、京相璠云、繹邑依嶧山為名、水經注云、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鳧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為强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於徐州之地者、

即徐戎也、

麟按嚴詩緝。於上章云。奄有龜山蒙山。遂荒奄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內向而不爲異。莫不相率而順從。是魯侯之功也。此章云。又安有鳧山嶧山。遂荒奄徐州之居。至於近海之國。若淮夷也。南夷之蠻也。東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荊楚也。莫敢不相率而順從。其敢不應諾其命令。唯魯侯、之是順。背顧之之辭也。於中料理地理節次甚明。古義。繹宅貊。陌韻。諾若。藥韻。其五六句及彼南夷莫不率從無叶。六帖云。末四句。連二句無韻。連二句用韻。亦無可奈何之辭也。豊氏本石、

經○莫不舉從○作圖不來格則其說每有此附會矣○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孔疏」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鄰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

「蘇傳」齊有孟嘗、豈為齊所侵與、

呂記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

疏義 朝會止宿之邑、在天子之郊、

大全 曹氏曰、常、先當屬魯、○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頌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古義 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即此常也、常先爲齊所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爲嘗耳、然常齊語又作堂、而其地不知所在、定是通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潛、其爲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也、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

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鄴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

麟趾○此章舊以純嘏句作一頭○而下七句實之○此最○俗說○之○可○厭○者○也○亦○正○以○兩○句○一○連○說○咯○爲○當○耳○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胥○壽○以○保○魯○豈○非○公○之○福○之○大○者○此○兩○句○只○主○天○錫○說○爲○一○項○居常二句○主○復○侵○地○爲○一○項○魯侯○二句○主○宮○闈○之○樂○爲○一○項○宜○大○夫○二○句○主○得○人○以○保○邦○爲○一○項○既多二句○主○膺○福○利○又○有○壽○徵○將○享○於○無○窮○爲○一○項○各尋頭腦○則各有趣味○不必拘其處

貫茶處也。集傳毋叶滿委反。有叶羽已反。六帖通章一韻。古義

撥會許字唇韻。喜毋以下紙韻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孔疏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謂刻其椽也。舄是桷狀。故為大貌。閟宮文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

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爲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奚斯○所作、謂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爲之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在兖州乾封縣、新甫、在沂陽縣、○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桷者、猶舄然而大、則其爲梁爲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叙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

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麟按集傳○栢○叶逋莫反○尺叶尺約反○舄叶七約反○兩碩字○俱叶常約反○奕○叶弋灼反○當通章一韻○六帖同○然前六句以栢尺碩叶○後四句○以作若叶○各如字讀○似直○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內第四章脫一句、○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大全新安胡氏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
高宗伐荊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遂結之以
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
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
亦遂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閟
宮張而奢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大意略
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
無疑、故黄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古裁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於此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

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
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孔疏亳是湯之所居、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也、成
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
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
命咸宜、殷武云、撻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
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
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①堯以契為司徒、又封之
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則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

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從契至湯爲十四世也、○禹貢徐州云、四濵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四濵、西至孟豬也、○微子爲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故後不具

明是政衰而失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覸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〇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散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

大全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特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

未有宋號也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遷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應天府今改歸德州縣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

麟按孔氏蹤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大全云除二兄弟同世外七世至戴公也○較明先聖世系○蘇

春秋貫玉○宋湣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
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
父○睪夷父生防叔○避華氏亂奔魯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紇為陬邑大夫○魯縣東南莝城是也○叔梁紇生長子
孟皮○孟皮生子蔑孔忠○次子仲尼孔某○某生伯魚孔鯉○鯉
生子思孔伋○伋生子上孔白○弗父何○宋湣公大子○以國讓
弟厲公○公四世孫嘉字孔父○其孫以字為孔氏○宋湣公○即孔
疏湣公子洽通畧又作閔公○○魯詩世學又云○契初封商
伯○卒○子目孫立○是為昭明○昭明卒○子木立○是為相土○夏王

啟進為商侯○然○則○昭○明○相○土○又○各○有○名○進○伯○為○侯○則○所○謂○
商○益○大○之○說○也○予徵○是為上甲○少康中興○追為商公○報丁○
名甬○報丙○名年○主壬○名亏○主癸○名田○天乙○名履○俱見嘗○詩
世學○然無報乙○其宋衰公○名箕○戴公○名禾○世父勝○又云○世○
字子勝○子勝生正○字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字
金父○金父生孔畢夷○字初父○祊父生孔防叔○防叔生孔伯
夏○伯夏生鄭人紇○亦見魯詩世學○又按世本古義○弗甫何
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則本無世父滕○木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即似畢夷父又曰祁父也○笙○即○字○祁○父○而○豈○氏○

詠為初父與〇詩緝張子曰、商頌之詞粹語類商頌簡奧
又曰商頌之辭自是與古六帖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〇
又按古義、自契初封商、譬連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
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
得商名、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
生相土、遷商丘、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
遂遷於商丘、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丘居商丘、相土
因之、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歸德府商
丘縣、季本云、地稱商丘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丘歟、相

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絶、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也、皇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

主曰甲、益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丘、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單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丘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丘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今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丘、三也、冥離商丘、往河治水、四也、子亥遷

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丘、六也、及湯自商丘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相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穀熟相近、果湯曾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則經傳無文、殷棐謂湯自南亳遷西亳、似為可信、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丘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故謂之景亳、南亳在今商丘東南四十五里、竹書載湯於桀十五年遷亳、又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則知景亳實在

商封內、不然國既被伐、何得越境以會諸侯乎、水經注云、闞駰曰湯都偃師、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丘接壤、皇甫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湯未嘗都偃師、則又不然、以書序從先王居之文觀之、先王、孔安國以為指帝嚳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當是通作嚳、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

云耳、孔說非謬、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閒、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又孔穎達引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雒、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偃師乃周名、以周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其初名為西亳、當是成湯命之、湯之創業、實始於亳、故曰朕哉自亳、後雖遷居嚳墟、而不忘其所自始、故亦呼之為亳耳、三亳惟亳為本名、地在商丘、故湯有天下、尚仍商舊號、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

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即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仍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

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而後人皆言盤庚所遷、在河南偃師、誤矣、湯在殷以會諸侯、而不都殷、故不更國號、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疏義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又禮記注云○鞉所以節樂○樂由鞉而成○獨稱鞉鼓○成以此也○〇始而置之○既乃奏之○言之節也○〇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

輯錄記語○見郊特牲○陳氏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

大全烈祖、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〇禮記注曰、滌蕩○猶搖動也○

〇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

先求諸陽者也。

通解此節是將祭之時。奏鼓鼓字。兼鞉鼓。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古義鼓祖。鼛韻。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

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疏義鼓爲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舉此二者、則餘樂在其中矣、○赫、有光輝貌、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尤難諧○

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聲相諧如此○赫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甚美矣○極其稱贊之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自大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王耳、○安成劉氏曰、旣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咸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

通解此節對上看○則方祭之時○正三闋之後○迎牲以祭時事畢

鼓以下六句○即謂奏假之樂○非兩須○

六帖○波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聲最和平者○玉磬○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爲○和○平○

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

古義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偕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與○成聲聲聲庚韻○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鞉鼓管籥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

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夫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疏義惟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鍾送尸○亦其一徵也○

大全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宜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安成劉氏曰、

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於奥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爲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四獻也、爲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

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美譯者。
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古義 歎奕客懌陌額。

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疏義 祭將畢而思古人之敬。蓋恐禮行既久而弍有懈也。事有
終始 敬無間斷、於此可見。
通解 注、古人所行、行字正、先民有作、作字下二句皆有作底事

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正解本文不可忘也意在言外

【麟按】此一節正欲說却不盡故佳古義作恪葉韻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疏義】律不欸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麟按】古義嘗將陽韻詩一章而爲五節蓋皆以韻爲界也然段落適當斷益可信余竒叶轉折之說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較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孔疏 正考父考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

大全國語魯語注、閔馬父魯大夫、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

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已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華谷嚴氏曰、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

皇、近於文矣○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古義祜所學韻○

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耉無疆、

酤、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成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鬷年、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與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大全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和羹、鉶羹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

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而執事總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古義賚說文云、賜也、思成、義與那篇同、賚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孔穎達云、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蔡汝楠云、賚我思成、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謝顯道云、祖考之精神、只聚於己之精神、荀悅云、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

之和羹、曹氏云、鉶羹也、按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以其盛之鉶

器、謂之鉶羹、有司徹篇所云羊鉶豕鉶、卽所以盛羊豕肉之羹

者也、旣戒旣平者、嚴粲云、其事旣戒謹而不苟、其味旣和平而

適宜、着壽以着言、黃以髮言、耇以面言、是三者皆壽徵也、解俱

見南山有臺篇、言廟中之人、旣皆能致其誠敬、舉動得禮如此、

庶乎烈祖綏我湯孫以眉壽黃耇之福、至於無有疆竟也、

麟按注及進和羹進字○卽中庸作奏奏字也○以此解為直捷○不

必依疏義如上篇奏假解○又增一層○成平爭○字本相叶○集傳云○

成叶音常○平叶音旁○爭叶音章者○以就韻字也○然今古叶七陽

八庚本轉用。不足異。〇無言無爭。或分主祭助祭言。如歐陽說。及古義則專指助祭言。益毛鄭訓駿爲總。相仍如此耳。今疑尺渾成言之。尤妙。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天降康、豐年穰穰、

來假來饗、降福無疆、

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疏義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上文載清酤進和羮之事也、○此詩三無疆、申錫無疆、前日之福及于今、黃耉無疆、今日之福及于後、皆言久也、降福無疆、則因感格祖宗之易、而見今日之福甚大耳、福之大者、亦可謂之無疆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約軧錯衡八鸞鶬鶬、總言助祭之諸侯、那則專言先代之後耳、○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則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

丕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麟按此節亦斷以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玩其文體以假以享來假來享亦近於相對也切不可依通解泥注將我受命溥將句連第五句說我受命溥將正是根以假以享說耳大全曹注頌雜為俗說之備今改定降福無疆亦只根來假來享說

顧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通解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矣、曰降福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

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古義愚按此二語、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之一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時時動於祭祀如此○當爲烈祖之所鑒念也○

麟按此詩四節○自既載清酤以下三節○皆一韻○又一體○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

意續熙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呑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〇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〇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〇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〇

孔疏釋鳥云、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為玄鳥、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記其祈福之

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於桑、注云、是時指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

呂記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

疏義芒芒、大貌、言封商而爲大國○追述之、故稱古、言天、又言帝互文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爲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
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
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
武湯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
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敘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閟宮追
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有鳥降而生商
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
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
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

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
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推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麟按此依豐城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古義陽韻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
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令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疏義四方諸侯無不受命謂受天子之命也〇此一節言諸侯
無不受命而天下無不歸商如此可見祖宗受命甚固矣是以
子孫永孔受福而無窮也〇此上二節說先王以下三節皆說

今嗣王。以發在武丁孫子一句。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麟按武丁孫子。今說概作一人。然玩注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語。必是武丁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王而言之。不得謂專斥武丁也。且觀下大糦是來。及四海來假等語。亦是上篇中錫無疆及爾斯所。以假以享受命溥將意。為主祭嗣王夸張而美大之。疏義大全最為分明。不知何緣迻目肆為俗解。即先后二字。說者紛紛。疏義只言祖宗。言先王。極為渾成。可以不煩穿鑿也。人心土宇。胥胥分配。以應正域。似其說可信。而疏義大

全亦無頌欲并為袜去○以全大雅○其段落○應上兩句一截○下三句一截○下三句內○先后孫子○正相叶應耳○集傳○有叶羽已反○始叶養里反○是也○古義則欲以后有讀如字○舊有韻似直○然轄臺

此詩五節○章每節為一韻○與那篇規製正合○故疑從集傳○

武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殷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疏義其武無所不勝、言天下之事無難舉者、○此一節○言嗣王

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感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通解朱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觀後世二字。則知此髟號者。泛指武丁之孫子。而非專指武丁明矣。

麟按今饗湯稱今字。亦即上節注故今今字。即欲以武丁孫子武王六字。疊作一人。然祭及武丁。而曰武丁令如此。亦無此理也。且於是諸侯助祭云云如何可接。故鄒嶧山又欲即以武丁為主祭之時王。然不如前說為當矣。通解又云。湯與武丁皆賢聖之君。故言孫必曰湯孫。言孫子必曰武丁孫子。亦不必。或作。

此詩正武丁一再傳之時故詠如此耳若湯爲始受命之君湯孫之稱自可施之于無窮不得引此爲例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疏義此一節言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

麟按集傳海叶虎洧反古義紙韻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祈祈、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益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大全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古義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即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補傳云、殷都帶河、

麟按此節。亦上三句一截。下二句一截。集傳何叶如字。則是與河爲韻。餘可不拘也。宜又叶牛何。已多事。參詩世學因上二句無韻。致假爲遐。而邪叶其加以就之。附會之甚。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麟按以上三詩。每章俱二十二句。音節之用。必有其故歟

不可考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七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於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嚴緝疏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為氏、
大全孔氏曰、總數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〇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偏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〇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先契以下、皆是也、〇曹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〇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〇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

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麟按末句孔云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嚴云商者一代有天下之號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古義郝云帝者天之主宰篇中三舉帝皆指天言字生二字連讀不與下商字相連謂其女子之所生者正指契也金履祥云生猶甥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為商也亦妙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
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
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
旣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
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麟按王者追尊○不曰追王○斟酌○桓撥云者○子光云○當繼蒙之世○
開以倫理○非武健剛果○易能勝其任○是也○受小國大國者○才伯
云○契任教化之責○則四方小大之國○皆其所受○達○謂教化流行○
無所窒礙也○率履○正是五與彼自悖意○視○亦法之示字同○ ○古

義、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鄭玄謂相土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王肅謂相土在夏、爲司馬之職、掌征伐、要皆以詩辭想像之、殊緜明據、竹書載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丘、與左傳言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者合、其曰作乘馬、則此詩所詠也、乘馬、即甸賦也、班固漢志、謂殷周以兵定天下、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今據竹書所載、則乘馬之法、

夏后之世、相土因先爲之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

孔疏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圖然、

大全華谷嚴氏曰、苟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弗吝、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

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著也、何、荷、龍、寵、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疏義　旗之正幅為縿、

大全　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毛

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爲旒、衆旒所著爲縿、○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爲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爲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以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爲政不强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

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嚴緝】令曰、無遠萬邦、惟正之供、

大全新安胡氏曰、駿駹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之、○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駹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戁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戁竦、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寵、

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六帖]震動、有張皇輝驂意、似勇太過、懸恐、有惴懼畏葸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牵無礙、不疑不沮、如著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麟按]集傳○共○叶居勇反○虔○叶莫孔反○龍○叶丑勇反○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旣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卽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日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移放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

桀亦以乙卯日亡、

古義按湯十一征、其見於尚書及竹書者如葛、如有雒、如荊、如温、皆次第夷滅、獨韋顧昆吾三國後亡、故以蘖稱、桀樹此三國為私黨、故曰苞有三蘖也、遂即遂生復性之遂、達即驛驛其達之達、遂達皆從蘖孳生出、句則能遂、萌則能達、非三蘖所可望也、鄭云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按竹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取昆吾、三

十一年、商自師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於郕、獲桀於焦門、放之於南巢、一統志云、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虛、曰帝丘、夏為昆吾氏所居、桀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郡國志云、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云、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

○王、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

賦也、業、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孔疏、成湯佐命之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

大全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

倚而取乎、故以為官名○九峰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

疑矣○

麟按集傳○衛○叶户郎反○古義葉業○葉韻○子士○紙韻○衛王○陽韻○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玆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王、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孔疏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荆州之楚也○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

嚴緝曹氏曰、撻疾貌者、言其兵威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疏義叛則散以亂、裒而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以功訓

緒、緒者、功之垂於後者也、○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爲荊楚、蓋荊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原九歌可見、

大全三山李氏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豐氏曰、是蓋荊州之楚地、故或謂之荊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禹貢有荊州、即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

古義按說括謂揚州宜揚、荊州宜荊、地名因此、楚乃荊之別名、故二字通用、春秋賈氏訓詁、謂秦始皇父諱楚、因亦變楚爲荊、

此通用之證也、徐光啟云、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司馬遷云、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愼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雖介錯於商邑之阬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槃圍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歲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阻、說文云、險也、增韻云、山巇曰險、水隔曰阻、若泛言、則山水通用、

棫樸此章六句亦兩句一連說四五句人與地對者非是

○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

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旣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孔疏、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氐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來朝、
大全曹氏曰、商居河雒之間、則荊楚在國南鄉○孔氏曰、昔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通解經云來享來王、而系傳獨以來王言、蓋來王、覲來王也、來享亦覲來享也、故總曰來朝、曰商曰字、作氐羌之言、與下稼穡匪解作諸侯之言一例、

古義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衞文縣所、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爲羌地、曰自彼者、舉絕遠以例其餘、見不止於氐羌、觀下文莫敢字可見、竹書載湯即位之次年、氐羌來賓、又八年、初巡狩、定獻令、則氐羌其先王者、而其後四方諸夷始相繼而來、故特舉氐羌也、享、說文云、獻也、逸周書王會解云、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

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各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按、此則氏羌荆楚之類、各

依其方所有之物為貢、皆在其中矣、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讁○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
邑於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
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大全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
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
也、

通解此諸侯脩歲事之常。而獨以稼穡匪懈言。舉其重也。觀孟子載天子巡狩。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可見。

六帖凡遠近之人。犄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荊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勿予禍適二句。云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廩廩之意。形於辭色。句法妙品、

古義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類、其來以時、故曰歲事、即朝覲述職也。與來享來王不同。禍、說文云、害也、劉熙云、毀也、言毀滅也、適、通作謫、說文云、罰也、禍重而謫輕、

麟按集傳○解○叶訖力反○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孔疏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

〇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〇高〇宗〇中〇興〇之〇盛〇如〇此〇壽考且寧云者〇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〇我後生〇謂後嗣子孫也〇

六帖故商邑也〇中興之後〇百度修〇庶政舉〇便自改觀耳〇

古義赫、大盛貌、天事言屬大、哉曰赫赫、濯、說文云、澣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中衰之後、氣象更新、如新沐新浴者然、故曰濯

濯、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輯錄］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

［大全］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栢之易直者、斷之、遷

之、以繩墨所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為椽桷、有挺然而長、以松桷

為衆楹、有閑然而大、○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宗、此高

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葢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八

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迭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

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

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上有

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

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於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

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於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羣穆繼之者皆祧於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於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於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於武世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與閟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爲頌僖公將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亦章

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八終